



阅读日本
书系

日本文化的构造

中西进\著 彭曦\译

日本の文化构造

每川日中友好基金
The Sasakawa Japan-China Friendship Fund



南京大学出版社



阅读日本
书 系

日本文化的构造

日本の文化構造

中西进\著 彭曦\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文化的构造/(日)中西进著;彭曦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5

(阅读日本书系)

ISBN 978-7-305-11361-1

I. ①日… II. ①中… ②彭… III. ①文化史—日本—文集 IV. ①K313.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79190 号

NIHON NO BUNKA KOZO

By Susumu Nakanishi

© 2010 by Susumu Nakanishi

First published 2010 by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2013.

By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Nanjing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oprietor c/o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11-528

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版人 左 健

丛 书 名 阅读日本书系
书 名 日本文化的构造
著 者 [日] 中西进
译 者 彭 曦
责任编辑 田 雁 编辑热线 025-83596027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20 印张 11.6 字数 207 千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1361-1
定 价 33.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阅读日本书系编辑委员会名单

委员长：

谢寿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

委 员：

潘振平 三联书店(北京)副总编辑

路英勇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

张凤珠 北京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

谢 刚 新星出版社社长

章少红 世界知识出版社副总编辑

金鑫荣 南京大学出版社总编辑

事务局组成人员：

杨 群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胡 亮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梁艳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祝得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阅读日本书系选考委员会名单

姓名	单位	专业
高原 明生(委员长)	东京大学 教授	日中关系
荻部 直 (委员)	东京大学 教授	政治思想史
小西 砂千夫(委员)	关西学院大学 教授	财政学
上田 信 (委员)	立教大学 教授	环境史
田南 立也(委员)	日本财团 常务理事	国际交流、情报信息
王 中忱 (委员)	清华大学 教授	日本文化、思潮
白 智立 (委员)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副教授	行政学
周 以量 (委员)	首都师范大学 副教授	比较文化论
于 铁军 (委员)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副教授	国际政治、外交
田 雁 (委员)	南京大学中日文化研究中心 研究员	日本文化

前言 日本文化的形成和特性

一、日本的三种文化样式

日本通过三次文明开化形成了三种文化样式。

在进入历史时代以后,日本以相邻的文化大国中国为典范建设国家,于7世纪实现了第一次文明开化。

众所周知,佛教于538年(还有552年的说法)正式传入日本。在经历了苏我、物部的宗教战争^①以后,佛教由原来在私宅举行的祭祀活动,发展为设有官立大寺的政权宗教。圣德太子(574~622年)就是活跃在那个时代的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人们很自然地把他那种超凡脱俗的人格比拟成基督或者释迦,在日本流传着关于圣德太子的各种传说。

那丝毫不足为怪。可以说,7世纪在日本生根开花的佛教使日本实现了最初的文明开化。

佛教的最大特色是偶像崇拜。据史料记载,古人屡屡发现圣木在海上漂流这种不可思议的现象,那是佛教东传的祥瑞。另外,反佛教的物部氏曾将佛像扔到难波^②堀江。这些话题都是以偶像为中心。偶像崇拜之所以如此受到关注,是因为之前日本没有偶像的概念。以往日本人崇物尊神。“物”是寓于物体中的力量;神以熊为代表,它能发挥超凡的力量,时而变成雷电,时而变成太阳,

^① 译者注:指6世纪末大和朝廷重臣苏我与物部围绕引进佛教而展开的争斗。苏我信佛,物部排佛,587年苏我马子杀害物部守屋,佛教由此得以在日本兴盛。

^② 译者注:大阪市的旧名。

但它本身是不可视的。

作为力量显示出来的“物”没有表象，而神只有在某些情况下能看到。但不论是雷电，还是太阳，或者田神、山神，他们都没有固有的外形。恰如“神”这个字用的是“示字旁”一样，神只在祈祷中出现。

与这种不可视的超凡的存在不同，佛教从一开始就把偶像显现在日本人面前。圣德太子为了战胜物部，制作了佛像，并承诺如果自己获胜将建造安放佛像的场所。

因为发生了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我们可以将7世纪称为文明开化期。

这样传播到日本的佛教便是由释迦所倡导的解脱人类的思想。在将自己和对象相对化这一点上，佛教与以往将物、神绝对化的关系根本不同。这大概是佛教的第二个特色。

自己被相对化了，个人的觉醒想必得到了促进。因此，日本人自立于集团并创作表达情感的抒情诗，那也是必然的结果。

抒情诗这一重要文学形式是在佛教的影响下诞生的。

引进律令制是实现文明开化的第二大因素，其作用仅次于佛教的传入。

日本从7世纪起正式完善统一国家的体制，因此需要统治原理。日本频频向中国选派遣隋使、遣唐使，逐渐将律令改变为具有日本特色的制度，其状况从“近江令”^①等中可以窥见一斑。不过，正式制定的律令大概是8世纪初的“大宝律令”^②。

之后，律令多次被修改。如果说佛教的传入是精神开化的话，那么律令的引进则是制度的开化，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

我认为律令有以下三个重要意义。

第一是国家的成立。当时根据律令制建立了官僚机构，实现了令人惊叹的转变。律令制下的官僚制是现代日本官僚制的起源，日本的官僚机构现在依然在世界上享有盛誉。

第二是阶层的区分。律令将臣民分为良民和贱民，优待农民，

① 译者注：被认为是天智天皇(668~671年在位)时编纂的日本最早的法令。

② 译者注：大宝元年(701年)由刑部亲王、藤原不比等等人编纂的法令集。

将渔民视为贱民。那是统治者财政举措的一个环节，阶层制因此形成，其中包括区分良民和贱民的等级制度。

第三是都市的形成。据说平安京的人口有 10 万或 20 万。一旦形成都市，自然会产生文明。虽然生活圈受到污染，但文明带来教养，教养汇集起来又形成文化，并因此形成了律令文化，那是政治原理的成果。

不过，真正实现文明开化要等到 10 世纪，当时的首都是平安京。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9 世纪以后，日本谢绝了中国文化的进一步介入——中国文化曾是日本文化的恩师，上述开化迈出了走向成熟的历史步伐。因此，在由“大和”至“山背”地区发展起来的日本第一期“大和文化”在 12 世纪迎来了成熟期。那就是以畿内为中心的“大和文化”，我将之称为第一期日本文化。这样来称呼的理由有以下几点：

“大和文化”汇聚在一个极，也可以说那是中心点。针对圆周部分不断展开圆形运动，将文化不断传播至周边地区。

“都城”和“僻壤”的区别一目了然，它们都具有“价值的单一性”。柳田国男曾经指出：日语由都城向僻壤传播，在空心化的都城形成的新词又向地方上传播。这种“方言圈论”所具有的无非是点的构造。现在，方言中还有“上方^①方言”，当中还残留着都城的妇人腔。

但是，日本历史不久又开始了第二次文明开化，形成了第二种文化样式。从 13 世纪到 16 世纪，镰仓幕府以及室町幕府的兴亡动乱给日本带来了极大影响，使“大和文化”发生了转换。

上述宗教、政治原理以及形成文明的轴心相同，但都发生了变化，在 17 世纪德川幕府统治稳固下来后，诞生了不同于“大和文化”的另一种文化。

也就是说，以前的文化以畿内为中心，而新诞生文化的则是涵盖全日本的“日本文化”。

“大和文化”是单极文化，而新诞生的“日本文化”则是两极文化，如京都对镰仓、上方对江户。

① 译者注：指京都一带，也泛指关西地区。

在那里,呈现以连接两点的线为中心的文化构造,因此不会进行单极的圆周运动,而是进行两极的椭圆运动。

价值在都城与僻壤之间自然不是单一的,呈现的是具有两义性价值观的文化。

我们不妨将处于这种状况下的13世纪称为第二文明开化期。就与上文的对应关系而言,基督教应该取代佛教才是。如果日本人接受了基督教,日本社会大概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但日本并没有接受基督教,那并不单单是因为丰臣秀吉与德川家康没有那样做,应该说基督教不太适合日本的国情。在那个时代,日本全国面临深刻的宗教矛盾,一方面实施了神佛融合,另一方面德川幕府将朱子学作为新的政治伦理。

朱子学所倡导的礼教被当做民众的生活原理,其结果是皈依神佛和礼教规范具有两义性,培养出了德川时代民众强韧的生活能力。

然而,上方和江户不论是价值观、语言还是生活习俗都无法统一。文化虽然传播开来了,但我更关注椭圆运动的卓越实践。

直到开国为止,上方与江户一直都为如何处理贵族与武士的关系而绞尽脑汁。这大概是两义性文化的典型表现。

在接下来的19世纪,日本迎来了明治的文明开化,那是日本的第三次文明开化。

如果切合上文简明扼要地来说的话,第三次文明开化是迈向“世界文化”一极的第一步。

在对外关系上,不像以前只对中国、荷兰开放。因为列强要求日本开国,世界呈多极构造,日本文化面向那些多极构造以放射状扩散。

受其影响,即使在日本国内,以往的极是一个点,那个点在线上延伸,而那之后点扩散为面。

日本构成平面中的一个极,那种文化现在正在不断普及。位于亚洲的日本被理解为其中的一点,并因此形成自己的特色,而欧洲则另具特色。

复杂的运动催生了物理学的耗散构造论以及熵的有用论。

当然,价值不再是有时候单一,有时候具有两义性,而必须是

多义性的，如今那被称为国际化中的多样性。

现在，印度的佛教徒只有 2%，大部分印度人是印度教徒。在日本，以往对物以及神的信仰转变为对释迦以及基督这些人的信仰。那之后，世界或许已经失去了支持人的思想的热情。印度教作为土著宗教曾经处于佛教的统治之下，但印度教的众神现在成了崇拜的中心。

同样，在中国道教信仰也十分盛行。孔庙并不是宗教的中心，佛教寺院也不多。

而且，伊斯兰教在亚洲也拥有很多信徒。

因此，在国际化多元化的时代，日本是否也会对以往的物和神的信仰重新进行审视呢？至少最近呈现出一种趋势，对自然、土著力量的信赖有所增强。

近代主张自我、个人等。在这样的背景下，那或许是一种具有讽刺意义的征兆，因为那是宗教的“民主化”。

二、贯穿历史的普遍性

以上对 7 世纪以后的文化实践进行了概括，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之前的日本文化呢？

在前文中，我是以佛教和律令作为文化的指标。佛教是由释迦这样的一个人格者创造出来的思想体系，律令则是中国多年的政治实践中形成的宏大思想。借助这些智慧来人工培育文化，此乃日本文化的本质之所在。

那么，在进行人工培育之前，人们又是靠什么来支撑呢？虽然不宜将那之前的时代称为蒙昧时代，但那时的文化与人工培育的文化想必存在很大的区别。

大自然起到了培育者的作用。

想必古代人是借助自然的启示来生活的。因此，在思想家、帝王把个别性原理灌输给人们之前，自然的启示应该是全球性、普遍性的。

例如，关于生命的诞生，世界上人们想的是一样的。

在《圣经》中，是用亚当的肋骨做成夏娃。亚当是人，因此诞生

夏娃(生命)是自然的结果,但问题是亚当又是怎样诞生的呢?

好像亚当主要是由肋骨变成的。也就是说,人体犹如左右分枝的树木,在树枝上孕育新的生命。植物的诞生早于人类,它起到了暗示人类诞生的作用。

日本人认为人像树木一样有根,有干(躯体),手脚犹如分枝,由此构成身体。

因为树木与人体相同,所以各地出现了用树木的形象来讲述生命诞生的故事。

释迦是从摩耶夫人腋下诞生的,那与由女人的肋骨诞生生命是一样的。

朝鲜百济的始祖赫居世的王后叫做閼英夫人,据说她诞生于龙的右腹部。亚当是从人身上诞生的,閼英夫人则是由比人更尊贵的龙的肢体诞生的。

在中国,传说老子的母亲在生他时扶着李树,孔子则是在桑树下出生的。

在日本,素戔鸣尊^①因为受到兄长神的迫害,被树杈夹死了,但母亲的哀叹又使他复活了,这与由树枝诞生在根本上是一样的,古代日耳曼之神沃坦的死与复活也与此相同。而且,基督受磔刑的神话无非就是与这种异教融合的产物。^②

这是世界树所拥有的生命和智慧,关于这一点将在后文中进行论述。这样看来,由大自然所培育的古代人的精神世界具有全球性、普遍性。

但是,普遍性逐渐被分割。例如,16世纪来到日本的基督教传教士强调人类的优越性,说人类有别于自然。至此,自然这一古代人认为足以依靠的智慧源泉在地球上的地位有所下降,基督这个智者取而代之。

将自然视为智者,那或许是某个地区短暂的梦想。

沃坦是北欧信仰中居住在森林里的英雄。另外,居住在阳光

① 译者注:记纪(《古事记》《日本书纪》)神话中的神,伊奘诺、伊奘冉二尊之子,天照大神之弟。还可以写成素戔鸣尊、须佐之男命、须佐乃袁尊。

② 参见拙著《基督教与大国主》,文艺春秋,1994年。

明媚的地中海诸岛的人们创造了灿烂的文化。然而，基督诞生的土地与那些地方水土大不相同。而基督一直给苦恼的人们带来生活的喜悦，并且经历了漫长的历史。

以上谈论的都是诞生的话题，下面让我们再来看一看死亡。

日本人在从中国接受死的思想之前，认为死是呼吸停止、灵魂脱离身体。因为人们认为能呼吸说明还活着，是灵魂赋予身体这些活动。

在地中海文明中，同样存在灵魂脱离身体的想法。人们对灵魂、天国深信不疑。另外，在凯尔特人看来，西方存在青春之国。

但是，那种想法被基督教的原罪思想否定了。罪行已经由亚当和夏娃所确定，结果是带来死亡。

在日本神话中，始祖神因为与女神“木花开耶姬”^①结婚而终结了生命。生命总是在接受总有一天会死亡的事物，那构成死的出发点，我认为那是一种很了不起的思想，那受到自然智慧的启发。而且那与通过了解性而面临死亡的宿命这种伊甸园的神话完全相同。

但是，将生命置于罪的概念之中是很大的飞跃。说来，亚洲并不存在原罪思想。

而且，基督教的教义非常严格。亚当和夏娃因为原罪从乐园中被驱赶出来了，所以子子孙孙失去了神的恩宠，必须永远在地狱受苦。失去神的恩宠不是精神的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肉体上的痛苦。

以这些为契机，通过基督教来看欧美文化，可以看出那完全依赖基督教的中心灵性。

的确，这与佛也有共同之处，但佛与人的关系是相对的。从这种关系来说，佛是第二人称的神，而基督教的中心灵性则是第三人称的神。

如果与这些相比的话，又该如何看待古代日本的神呢？作为代表性的神，大国主之神是大地之父，拥有“大物主”的别名，具有

① 译者注：记纪《古事记》《日本书纪》神话中的神。大山祇神之女，始祖神琼琼杵尊之妻，生火闾降命、彦火火出见尊、火明命，被尊为富士山之神或安产之神。

寓于万物的灵力，苇原丑男之神是最为凶暴的神。

神当然不是我，也不是他。换言之，应该说那是超人格的存在。

总之，被绝对化并与自我隔绝的基督教的神既不像佛那样成为第二人称的对象，更不是包含自己的第一人称的神。不用说，与变幻自在，甚至在对人关系上也是自在的超人格的日本神也不一样。

以上将基督以及基督教一元化的论述只是最基本的观点。

在中世纪的欧洲，既有与异教徒的战斗，也有与天主教徒以及耶稣教徒的纠葛。从13世纪持续到18世纪的抓魔女的做法也值得一提。

当然，不能简单地以基督教来谈论现代欧美人的精神风土。

因为，如果考虑到伊斯兰教、印度教、道教以及我们日本人依然信仰物以及神这些情况，至少以基督教的绝对灵魂来规定现代欧洲人文化的做法是错误的。

加拉普公司在1982年实施的舆论调查显示，67%的人认为死后灵魂不灭，23%的人相信会有来世。

在自然科学非常发达的欧洲，至今仍然没有摆脱原始的观念。这意味着古代的普遍性尽管经历了各种历史的变迁，依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既然那是如此根本性的观念，可以说它放之四海而皆准。

在前文中提及过的文化变迁，也是以此为基础的。

三、作为支流的東西文化

可知以上这些作为根源的古代普遍性和后来的变化，分别演变为各种宗教或思想，并在形式上逐步完善，仅此而已。但是，施加影响的一方似乎只取得了暂时的成功。古层根深蒂固，民俗难以改变，最终人类的立脚点归结为风土的智慧。

因此，东西文化看上去相隔甚远，但它们只不过是同源的支流罢了。由此而言，我们现在应该思考的正是作为支流的共通性和差异性。就这个问题，我想谈三点。

第一点是不可视性。例如，佛教强调轮回转生的思想。那种思想认为来世的造化由现世的所作所为来决定。为了来世，在今生今世毋宁应该尊重修行之苦。

这种观念以循环的生命观为基础。就这一点而言，那是古代的普遍思想。一味地否定今生今世是佛教最大的特点。

即便在欧洲，惠滕(joel Whitten)也提出过“生命之间的生命”(Life between Life)这一概念。我们不妨称之为重视两种生命之关系的前世疗法，其修善之志与佛教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理查德·莫里斯·比克(Richard Maurice Bucke)认为其中包含“宇宙意识”。如果我们对人类的宇宙生命以及秩序进行思考的话，那么马上就会联想到通常我们在日本古代歌谣中所看到的，或者是从欧洲思想家喜欢引用的松尾芭蕉那里发现的东西。

将价值置于普遍性事物，那是天主教很早就具有的特征。

这样一来，不论是欧洲还是亚洲，不管是佛教还是基督教，其生命观直至最近都是相同的。

这种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作为世俗的东西来思考的话，就很容易理解。谁都对亲人感到亲切，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没有父母就没有自己。也可以说最近的DNA为轮回转生提供了依据。

那么，是不是说在生命的授受这个问题上，东洋与西洋就没有差异了呢？差异其实是存在的。即便就“生命之间的生命”而言，欧洲式的做法是：探寻其具体存在，将绝对的信赖寄托于可视的事物上。

与此相反，亚洲一般尊崇的是不可视的事物。即便就轮回而言，在日本的古语中有“绊”这个词，这是《源氏物语》中的基本概念。

这个“绊”是不可视的东西，它由“气”连接着。“气”原来是中文，那与被称为ki、ke的灵力的动态大概是同一事物。

另外，虽说“影”也是不可视的东西，却被视为实体，它与“形”并不是对立、矛盾的东西。

包括韩国在内，这种认识方式可以说是亚洲式事物的典型。

那么能否对这些加以区分呢？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诗与科学。

这是与认识方式相关的问题。本来,无论是希腊还是印度,一般都会用诗来表明认识。即便在日本,也可以想象在太古时代就存在叙事诗,阿伊努人也有长篇叙事诗。

但是,后来诗被轻而易举地分解为艺术与学术,彼此分道扬镳。特别是在近代,当自然科学迈出自己独立的步伐之后,欧洲式科学成了希腊以来认识的全部。

与之相对应,在亚洲虽然学术与艺术有所区别,但学术并没有就此成为欧洲式自然科学,这一点在人文科学中特别明显。因此,有时会产生一种错觉:虽说是人文科学,但如果不效仿自然科学的方法,就不是科学。

在比较极端地谈论这种欧洲式科学与亚洲式学术的区分时,如果能分为心理与物理来谈可能会比较容易理解。因为万象之心就是物,万象之理穷于心理与物理。

所谓自然科学将包括心在内所有事物都视为物,并将其作为科学认识的对象。因此,心理学与物理学是并列的两个领域。

但另一方面,以亚洲方式保留下来的学术以心理学为基本,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了各种物理学。那犹如作为“智慧”(sophia)的哲学与各种学科的关系。

如果将这两种探求真理的方式称之为诗与科学的话,会更易于理解。我们不妨将其解读为综合的方法与分析的方法的区别。

水火不相容的诗与科学、综合与分析这些范畴和手段是以希腊为出发点而形成支流的。在那里,隐藏着乍看是差异,实则深层一致的东西。现在需要对其文化构造的认识进行更深层次的探求。

最后,让我们来看一看协调与统一这种事物的状态。

认为事物混沌存在,这在欧亚都是原始的认识方式,这一点在前文中已经反复提到了。日本神话在开头说天地原本没有区别,那便是有名的例子。在中国,老子认为先是混沌,后来“道”开始显现,但征兆并不明显。

在《庄子》中,事物的前后关系也十分暧昧,庄子梦蝶时,不知是自己化为蝶,还是蝶变成自己,有人将之称为“物化”。在这样来称呼时,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不分明。

在欧洲同样也存在这种状态。例如，榛这种植物的英语名 hazelnut 就来自于 hazing(模糊不清)。因此现在有被称为融合(fusion)的音乐域名。与此相同，表示中间的、不属于任何一方的便是榛。

恐怕这种植物的果实具有令人意识蒙眛的作用吧。与之相似，过量使用杜鹃花与马醉木也会中毒。

因此，有魔术师用榛木做成魔术棒，那能使人意识蒙眛。

但贤者也拿着它。因为人们认为榛木棒能显示学术的深奥意义。此时的榛木棒具有两义性，一方面它成为说明混沌的利器，另一方面又让使用它的人蒙眛。

而且，榛木棒在基督教中也被使用过。据说是圣帕特里克用榛木棒驱蛇，还用榛木建造了教会。

因此，即便在欧洲，混沌这条大河也没有分支就一直流淌了下来，甚至将基督教也卷入其中。之后，当人们将混沌视为蒙眛的时候，天主教将拯救灵魂的中心文化称为“整体人文主义”(integral humanism)。

因此，在出现统合这种尝试时，古代的混沌开始受一种支流的引导，特别是将整体人文主义置于文化的中心。这种做法虽然很出色，但表明了一种观念。以前三岛由纪夫使用过“文化观念”这个词，回想一下这一点会比较容易理解。

另一方面，其实日本一直在从国外引进文化。且不说原始的混沌，日本文化一直处于混沌之中。正因为如此，也就一直保持了混血文化的优点。也可以说，那表明多元文化与单一文化一直在交替。

应该说那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不论是否具有综合性、整体性。总之，形成了一种和谐的文化。

因此，在日本形成了和谐文化这种支流，同时还形成了综合文化这种支流。

这里所说的三者不同，有将统合明确为每个存在的集合、将综合视为一个整体的集合，以及将每个存在协调而成的集合。

重视个人主义的国家以及全体主义国家，都适合综合。但我认为在日本，形成了不同于以上两者的“和之国”，这样的国家“和

而不同”，因此没有必要进行综合。

这种状态也许与刚才说到的心理学与物理学的情形有些相似。

为了追求和谐，与其说需要构成统合条件的个体，不如说更需要其内在因素。与意识、现实、外形、原则相比，无意识、梦想、内面、真心这些东西更受尊重，和谐才能实现。

如果以心理学方式来说的话，那是以弗洛伊德和荣格为中心的内容，一般可以将自我称为自己。

如果用学术的“故乡”即心理学来分析，只有尊重这些内在因素才能实现和谐的话，那么作为自然科学与物理学并驾齐驱的心理学会很不合算。我以前曾经指出日本诞生于水，日本的原始神话充满了水的形象。日本特有的柔性也产生于这里。

但是，亚当是从泥土中诞生的。泥土厚重、结实，而水则柔弱。

在那里也存在统合与和谐的差异。

支流多种多样，但首先有必要将不同文化作为支流来看待。对比很容易从差异着手，不过排除对立的视点也很重要，这一点不言自明。